代际互动中的社区中心公益性活动参与差异与社区认同初探

————以青岛路社区中的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为例

林蓉徽 陈予佳 蒋蕊语

提要：本文在前期社区观察走访的基础上，锚定了“社区参与”这一研究主题，了解到社区中心是社区居民参与集体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心也会在一些时间节点举办各类公益性活动，因此以社区中心举办的活动为依托，聚焦居民在社区集体活动中的参与积极性，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从对社区的了解程度、活动的参与频率与参与或不参与的原因、社区人际关系等方面入手，分别与青岛路社区中的5名不同背景的老年人进行线下访谈，与7名年轻人进行了线上的访谈，初步得出关于社区公共活动参与的代际差异的特征与原因。

关键词：社区 基层治理 社区参与 居民参与

一、引言：研究背景与前期基础

**（一）研究背景与过往文献**

本研究源于书院 “行知萌学” 早期科研能力启蒙计划，旨在通过实地调研践行“知行合一”精神。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内部互动模式与人群凝聚力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青岛路社区作为典型的混合型社区，人群构成多元复杂，老年群体与青年群体在社区公共生活中的互动差异尤为显著。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社区中心经常举办面向全体居民的公益性活动，并在前期调查中发现活动参与积极性上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社区中心作为公共活动的重要场域，其活动参与的代际分化现象，为探究社区认同的建构机制提供了鲜活案例。

既有研究已揭示社区参与群体差异的存在：黎熙元等（2008）通过对城市社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越高，居民社会支持网络越易突破社区边界。颜玉凡、叶南客（2019）进一步指出，公共文化参与群体具有明显的代际特征。老年群体的参与多基于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这种动机差异影响参与的行为。因而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青岛路社区的服务中心，探究具体微观的场所中老年群体与青年群体在活动参与频率、内容选择、选择动机上的具体差异。

1. **前期实地走访**

在前期准备阶段，研究团队于2025年2月至4月期间，对南京大学青岛路社区展开了三次实地走访（前期社区观察、社区书记座谈、小组社区走访）与一次线上资料收集。收集结果具体整理如下：

1、社区人口结构与空间特征

南京大学大门北侧为南秀村，南侧宿舍区为青岛路社区，以广州路为界。青岛路社区范围包括上海路、广州路、随园大厦、汉口路、新纪元酒店至中山路、珠江路地铁口绕回广州路的区域。社区占地0.32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000多户6000多人，实际常住人口约8000至10000人。人口较多的原因包括南京大学学生入住、周边医院（如儿童医院、脑科医院、人民医院）带来的出租户增多。

2、社区中心功能定位与活动观察

社区服务中心设有活动室、图书角、咨询台等不同功能的区域。中心每月平均举办4–5场面向全体居民的公益性活动（如“舌尖上的青岛路”“指尖上的青岛路”等），但近年来提倡减负，活动数量有所减少。活动内容根据居民需求设计，通过多样化主题吸引居民参与，旨在拉近邻里关系。社区还通过社团组织策划活动，确保内容吸引力和参与度。活动通过“居民网格微信群”、社区书记朋友圈与社区中心给老年人打电话等方式通知发布。通过走访发现，大部分活动参与者以及设计的导向以老年人为主以及儿童为主，青年群体的参与较少，根据书记的反馈来说，更多的是依托周边高校的青年学生资源进行合作，发动青年人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

3、代际参与差异的初步发现

为把握青岛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中心活动的具体情况，研究团队从个体入手,于2025年3月19日对5名社区居民、2名环卫工人及4名商户开展实地走访，初步发现主要有以下特征；社区居民中，老年人参与意愿相对较高，中青年及流动群体基本不参与，而商户知晓活动但参与度低，与社区接触主要是有事务诉求。有两名受访老年人表示对社区活动参与热情高，包饺子、唱歌、免费理发、体检等活动参与频率高。活动通知方式适配其习惯：熟练使用微信的通过社区群获取信息，不使用微信的则由社区电话通知，响应及时。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主要通过 “单元楼代表” 机制，认可其效率，且对社区服务评价正面。中青年居民因 “工作忙”“对社区不了解” 等原因，基本不参与活动；短期租客或流动居民对社区活动及事务一无所知，与社区基本无互动。部分居民明确表示 “不参加活动”，反映出非老年群体对社区公共生活的疏离。受访商户多因 “要干活开店” 未参与活动，仅通过商户群接收社区通知（如消防安全、政策提醒），与社区互动局限于事务性沟通，无主动参与意愿。房产中介作为长期接触社区的商户代表，认可社区 “小事效率高”，但批评 “大事落实差”：停车位不足、电动车棚 “僵尸车” 占位、楼道卫生清扫不及时等问题长期未解决，导致其对 “线下议事会” 持抵触态度。同时提出诉求：希望社区活动兼顾中年人及儿童需求，特别是儿童。

综上，前期走访发现，社区中心的活动设计以公益性、老年人导向为主，缺乏对青年群体兴趣与时间的适配，其参与率较低。这一发现为后续访谈主题的确定与访谈提纲的细化提供了基础。

二、调研方法：研究过程与研究局限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具体以半结构式访谈为核心手段，结合实地观察，聚焦青岛路社区青年与老年群体在社区中心公共活动中的参与差异及社区认同特征。选择这一方法的原因如下：

1. 与研究问题的适配性

本次调研的核心问题是探究代际群体在社区中公益性活动中的参与选择差异及其对社区认同的影响，这类问题的个体性较强，更多的涉及个人主观体验如个人喜好、生活安排等方面，需要通过访谈捕捉参与者对于社区活动的认知及其背后承载的意义价值，而定量的标准化数据难以细致呈现这种微观层面的机制差异。

1. 与研究资源及学术能力的匹配性

作为书院早期科研项目，小组成员均为未接受严格科研训练的大一学生，在数据收集的实操方面缺少工具使用能力与数据分析能力，一方面，缺乏设计标准化问卷、进行大样本统计分析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资源有限，难以覆盖大规模样本。且本研究并非旨在得出普适性结论，而是通过小样本深度访谈实现对核心问题的初步回答。

因此，我们选择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从个人基本生活情况、社区活动参与与社区生活体验等方面入手，设计了相应的访谈提纲（详见附录）。

**（二）研究过程与结果整理**

我们在青岛路社区的傍晚时分的小广场附近随机寻找了路边的3名老年人，并通过青岛路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访谈了2名老年人，每名老年人的访谈时间为半个小时左右到一个半小时不等，其中有遇到老人家普通话不标准、听力不好以及聊天话题偏离访谈核心等困难。由于青年人线下联络不易，我们选择在网络上寻找受访者，找到了来自其他社区的7名年轻人简要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并相比对于老年人的访谈，增加了一些相对抽象的概念思考部分，如对于“消失的附近”的看法。以下是根据访谈记录整理出来的相关研究结果：

表 1 青岛路社区老年群体访谈结果汇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维度** | | **老年人 A** | **老年人 B** | **老年人 C** | **老年人 D** | **老年人 E** |
| **基本情况** | 年龄与居住年限 | 88 岁，居住 42 年  （分房） | 82 岁，居住 50 年（南大单位分房） | 76 岁，居住数年（租房） | 80 岁左右，居住 7/8 年（因住房条件搬迁） | 80 多岁，居住 40 年以上（丈夫房屋） |
| 居住状况 | 老伴去世，与女儿分居（不愿同住） | 老伴去世，与儿女分居，有年轻租户 | 帮儿子带孙子，租房居住 | 与老伴同住，身体欠佳 | 与丈夫同住，儿子在附近购房 |
| **社区参与情况** | 参与态度 | 身体好时积极参与，近 2 年因不便未参与（依赖社区小刘） | 退休后 30 年积极参与，视社区为 “自家” | 不常参与（未通知、没时间） | 很少参与（未邀请、身体原因） | 被动参与（社区通知则参加），更喜欢外出旅行 |
| 参与活动类型 | 健康讲座、剪头发等（身体好时） | 健康讲座、诈骗宣传、节庆活动等 | 仅参与选举会议 | 未参与 | 聚餐、家务服务、智能手机学习班 |
| 通知方式 | 未明确（因不下楼可能错过） | 展板、电话、微信、上门 | 偶尔被工作人员告知，未加微信群 | 电视新闻联播 | 专人上门、电话联系 |
| **社区变化感知** | 邻里关系 | 以前互助，现在冷淡（不认识新邻居） | 关系较好但比以前生疏，外地租客多 |  | 因身体原因交流少 | 与邻居（南大教授为主）互动多，关系好 |
| 社区工作评价 | 依赖小刘，认为居委会关心少 | 工作人员年轻化，有专人关心老年人 | 认可主任工作 | 青岛路社区比之前社区关怀好 | 新主任活动减少，基础探访仍保持 |
| **代际交流** | 互动感受 | 年轻人让座、帮忙，感到温暖 | 喜欢与年轻人互动，被评价 “时髦” | 认为年轻人不与自己交流 | 未提及与年轻人互动 | 与年轻人交流限于社区管理场景，认为中国年轻人对比美国更注重家庭 |
| **数字化**  **时代影响** | 智能手机使用 | 不用，用老年机（通过电视买保健品上当） | 用微信、扫码支付，不会操作时找社区帮忙 | 未加微信群，用智能手机看小说刷视频 | 因视力不佳 “不敢使用手机” | 用智能手机（联系女儿、支付），参加社区学习班 |

表 2 青年群体访谈结果汇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维度** | | **青年人 A** | **青年人 B** | **青年人 C** | **青年人 D** | **青年人 E** | **青年人 F** | **青年人 G** |
| **基本情况** | 所在地 | 江苏常州 | 江苏常州 | 江苏常州 | 成都双流区 | 四川泸州市 | 成都双流区 | 北京昌平区 |
| 社区名称 | 长青苑东区 | 未明确（含自家小区与外公家老小区） | 永红社区 | 黄水社区 | 大驿坝社区 |  | 虎峪村社区 |
| 身份特征 | 学生（因上学减少社区停留时间） |  | 学习忙碌 | 青年居民 | 青年居民 | 青年居民 | 青年学生 |
| 居住状况 | 住长青苑东区，视社区为 “出租屋” 而非 “家” | 住永红社区 | 本地居住 | 本地居住 | 未明确 | 未明确（有参与社区劳动教育） |
| **社区参与情况** | 参与态度 | 支持跨代活动，未参与（时间冲突） | 看到通知但不想去（代沟、老年人 “争先恐后”“斤斤计较”） | 愿意参加跨代活动，未参与（学习忙） | 支持，认为 “很开心，促进互动” | 支持，认为 “通过文艺桥梁加强代际交流” | 审慎，认为 “需注意老年人身体状况” | 支持，认为 “减少隔阂，实现双向陪伴” |
| 参与活动类型 | 仅了解防火宣传活动 | 社区节假日活动、暖老服务（未参与） | 未参与 | 暑期托管（大学生课业辅导） | 春节联欢会、读书节、书画展览 | 暑期托管活动 | 社区种植劳动、景区文明宣传 |
| 参与障碍 | 时间冲突（上学）、活动吸引力不足 | 时间冲突、  无同伴、  邻里关系疏远 | 学习忙、  社恐 | 时间冲突（“学习生活繁忙”）、激励缺失（“报酬极低，程序繁琐”） | 时间冲突（“个人时间安排冲突”）、  活动设计（“形式单一”） | 活动设计（“吸引力不足”“重复性内容”）、激励缺失（“缺乏实质回报”） | 时间冲突（“学习生活繁忙”）、活动设计（“重复性内容”） |
| 通知方式 | 社区宣传栏 | 自家小区：电梯贴纸、保安告知、业主群；外公家老小区：口口相传 | 路边广告牌 | 社区微信群、公告栏、人际传播 | 公众号、人际传播 | 公众号、公告栏 | 社区微信群、人际传播 |
| **社区认知与认同** | 社区核心职能 | 提供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组织活动、环境治理、反诈防火宣传等 | 为志愿服务盖章、办节假日活动、暖老服务（外包） | 多开展民生活动，促进居民共同奋斗 | 疫情 / 大型活动统筹、户籍社保办理 | 便民服务、纠纷调解、文化活动、安全维护 | 公益服务、政策咨询 | 志愿服务（敬老 / 环保）、安全文化宣传、劳动教育 |
| 社区意义 | 认为社区 “可有可无”，缺乏归属感 |  | 认为社区应凝聚居民共同奋斗 |  | 提及社区需提升凝聚力但未明确说明 |  |  |
| “消失的附近”  解读 | 年轻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租房归属感低、互联网影响 | 老小区拆迁导致邻里疏远 | 年轻人压力大、活动意义小、社恐 | 社会结构变迁（异地化、核心家庭化削弱社区联结） | 行为偏好转移（网络社交替代实体互动）、社区凝聚力不足 | 功能性需求保留但日常参与弱化 | 小区沦为房屋容器，失去人际交往属性 |
| **代际互动** | 互动感受 | 认为代际隔阂深，活动可促进理解 | 因代沟不愿与老年人互动 | 认为社恐可能影响年轻人参与 |  |  |  |  |
| **社区重构建议** | 支持的行动策略 | 组织有意义的活动、建公共空间（健身公园、快递驿站）、加强宣传 | 认为 “附近” 可通过 “兴趣社团” 连结 | 促进邻里亲密 | 空间营造（建夜市）、活动创新（年轻化）、传播优化（强化微信群）、激励（志愿服务认证） | 空间营造（多功能空间）、活动创新（文艺）、传播优化（反馈机制）、激励（发福利） | 活动创新（兴趣沙龙）、传播优化（反馈机制） | 活动创新（代际兴趣活动）、激励（志愿服务认证）、教育渗透（儿童社区意识） |
| 活动设计偏好 | 反对无意义活动 | 抵触老年人 “斤斤计较” 的活动 | 支持跨代活动 | 茶话会、经验分享（排斥讲座式） | 支持年轻化活动 | 兴趣沙龙（排斥讲座式） | 支持活动创新 |
| **数字化**  **时代影响** | 智能手机使用 | 提及互联网影响但未明确表态 |  |  | 依赖线上渠道 | 通过公众号获取信息 | 通过公众号获取信息 | 通过微信群获取信息 |

**（三）调研反思**

经过访谈结束后的反思复盘，本次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

1. 访谈过程中的不足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  
    在访谈过程中，对于受访者参与社区活动的背后动机往往只停留在表面的词汇，而未能进行合理引导，引发他们对于概括性的词汇的进一步具体阐释，因此也难以从几个简单的词得出详细的心理机制，如单纯的表达时间不足，但背后的具体机制可能是在家庭事务与集体生活参与中的权衡利弊，也有可能是个人兴趣发展与社区活动的不匹配而不愿意花费时间。除此之外，在与老年人的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她们愿意分享自己的生活，包括自己过往的人生经历、儿孙后代的生活故事等等，特别是在一开始进入访谈询问受访者的基本情况时，特别容易出现受访者分享欲过于旺盛导致访谈偏离中心话题的情况。特别是在采访老年人E时，老人家从青岛路每栋楼的历史讲到自己年轻时的工作分配，再到儿女的家庭生活，进行采访的两名同学不知道应该从哪里打断或者顺着拉回我们的研究主题，而且是傍晚时分，为了不耽误老人家正常回家吃晚饭，导致最后只匆匆问了几个比较表面的问题。以上两方面问题体现了我们访谈沟通技巧的不足以及访谈问题设计时未考虑到受访者可能的回答与对话进展，而是仅仅按照我们理想中构建的对话场景设计提纲，忽视了对话的自然顺序在访谈中的重要影响。
2. 变量控制混乱与核心关注点的不明确

在最初确定主题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公共事务参与差异与社区认同的重构”这样一个抽象的主题，对于一个小调研来说太过宏观并且难以通过已有的学术水平将这一概念分解转化为具体可讨的社区生活情境。经过学长与老师的建议，我们最终细化调研内容，把核心问题框定在“社区中心的公益性活动上”，以这类活动为中心去探究不同年龄层的群体的参与差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活动界定不明确、访谈问题存在隐性偏移的问题。部分问题设计仍残留最初 “公共事务参与” 的宏观痕迹，例如询问老年人 “对社区治理的看法”等，这些内容虽与社区生活相关，却超出 “公益性活动参与” 的核心范畴，导致收集的部分数据与研究焦点关联度较弱。而在青年人的访谈中，由于大家所处地域的不同，又引入了地域这样一个变量。这种变量控制的混乱与关注点的摇摆，本质上源于对核心概念的操作化能力不足 —— 未能将 “公益性活动参与” 进一步拆解为可观测、可对比的具体指标，也未能提前界定需要关注的相关变量的影响，导致访谈过程与访谈问题较为发散，看似询问了很多方面但难以形成聚合的结果，部分结论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难以深入揭示代际差异的深层机制。

1. 研究发现与结果讨论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社区活动的参与情况除了具有一定的代际差异之外，还具备极高的个体性，相对而言老年人的闲暇时间较多，具备了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客观条件。不同于我们起初认为的只有代际差异较为明显，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也较为显著。在我们访谈的5个老年人中，大家在社区中心举办的活动的参与意愿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别。

**（一）代际对比**

根据访谈结果，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相比之下，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较高，而其获取活动的消息的渠道更多是传统的电话沟通或上门口头通知，对于数字化获取信息的方式适应程度不高，但青年人通过数字化媒介，往往能够“偶遇”信息，或者主动获取信息，一定程度上活动的通知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曝光度”应该更强，却由于如时间安排这类客观原因以及个人兴趣与活动不匹配这类主观原因而参与度较低。同时，还有一项显著的差异体现在对于社区的认识上，对社区本身，青年人更强调社区的职能性而老年人更强调集体活动、集体生活的空间，因而，在我看来也是导致青年人和老年人在同样选择不参与的时候体现出的心理倾向不同的原因，青年人强调“意义性”“活动回报与激励”，具有现实功利性色彩，而老年人的不参与并未透露出对于活动本身的不满意，而更多是从自身条件出发如家庭事务的时间安排、个人身体状况不佳等等。

表 3 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差异对比

|  |  |  |
| --- | --- | --- |
| **差异维度** | **青年群体** | **老年群体** |
| 参与频率与动机 | 参与率低，因时间冲突、活动吸引力不足等；  支持跨代活动但缺乏行动 | 参与率高（身体允许情况下），因闲暇时间多、对社区归属感强；  被动参与为主（有直接的通知才去而不是主动关注）  存在不少因为社区没有直接通知而未参加活动的情况 |
| 社区认同基础 | 多视社区为 “功能性空间”（如办事、租房），归属感弱 | 视社区为 “生活共同体”，与集体记忆、邻里关系深度绑定 |
| 数字化依赖程度 | 普遍使用智能设备获取信息，依赖线上渠道 | 分化明显：部分使用（如老年人 B、E），部分不使用（如老年人 A、D） |
| 代际互动诉求 | 希望通过兴趣活动促进互动，减少隔阂 | 更注重日常问候与互助，部分期待从年轻人处获取新信息 |
| “附近” 的感知 | 认为 “消失的附近” 正常，因压力大、网络替代实体互动 | 怀念过往邻里互助，认为现在关系比以前冷淡但氛围还是好的，适应环境而不是重建环境 |

**（二）老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

根据访谈结果，我们发现老年群体内部并无一个明显的统一的社区活动参与特征，而是每个人都有自身独特的社区活动表现。在参与动机上，既有主动融入（老年人B），也有被动接受（老年人E）、因客观限制中断（老年人A、老年人D）或主观疏离（老年人C）；在数字化使用上，存在 “熟练使用者（老年人B、老年人E）— 抵触者（老年人A）— 能力受限者（老年人D）— 无意愿者（老年人C）” 的分化；在社区认同基础方面，老年人考虑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包括情感依赖（老年人B）、环境适配（老年人E）、服务评价（老年人D）等。

表 4 老年群体内部差异对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访者** | **参与态度与频率** | **活动参与类型** | **数字化工具使用** | **邻里互动与社区认同** | **核心特征差异** |
| **老年人 A**  **（88 岁）** | 身体好时积极参与，近 2 年因行动不便几乎不参与；  平时生活依赖社区工作人员小刘提供帮助 | 健康讲座、免费理发等基础便民服务  （身体允许时，因居住楼层高且无电梯出门不便） | 拒绝使用智能手机，仅用老年机；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获取信息（曾因广播广告购买保健品上当） | 怀念过去邻里互助（帮看孩子、分饺子），现因独居和行动不便与邻里疏远；对社区关怀评价较低 | 因身体机能退化导致参与中断，对现代生活方式（如数字化）抵触，情感上依赖传统社区记忆 |
| **老年人 B**  **（82 岁）** | 退休后 30 年持续积极参与，主动承担 “居民代表” 角色，所有社区活动均参加 | 健康讲座、诈骗宣传、节庆手工、栽花、手机培训、外国友人交流等多元活动 | 熟练使用微信（日常回消息数十条）、扫码支付、网购（操作困难时求助社区）；带动身边老人使用智能设备 | 与邻里互动频繁（调解矛盾、互帮互助），外地租客多但仍保持融洽；视社区为 “自家”，认同度高 | 高参与度、强社区责任感，适应现代生活，代际互动活跃（被评价 “时髦”） |
| **老年人 C**  **（76 岁）** | 不常参与，因 “外省人” 身份、社区未主动通知、时间冲突；  仅偶尔参加选举会议 | 仅限涉及小区管理、物业费的选举会议 | 未加入社区微信群，用手机日常联系以及娱乐；信息获取依赖社区工作人员口头通知 | 偏好与老年人相处，认为 “年轻人不与我交流”；对社区工作人员（王主任）评价正面但参与感弱 | 因身份认同（外省人）和信息渠道不畅导致参与疏离，代际互动意愿低 |
| **老年人 D**  **（80 岁左右）** | 很少参与，因 “社区未邀请”“腿疾”“需照顾家人”；  认可社区买菜等关怀服务 | 未参与任何活动，对活动类型不了解 | 因白内障视力不佳 “不敢使用手机”，通过电视新闻联播了解信息 | 因身体原因与邻里交流极少；认为青岛路社区比之前社区 “关怀好” 但无深度认同 | 受身体条件和活动通知机制限制，被动接受社区服务，社交圈极窄 |
| **老年人 E**  **（80 多岁）** | 被动参与（“社区喊我就参加”），更偏好外出旅行；  参与社区分组管理  （每周有人探访） | 聚餐、上门家务服务、智能手机学习班、订餐服务等便民活动 | 使用智能手机（联系女儿、支付），通过社区学习班解决操作难题；周边老人有一定使用基础 | 与邻居（多为南大教授）互动多，认可社区 “档次高”；与年轻人交流限于社区管理场景 | 高学历背景，对社区活动需求偏向实用性，社区认同与居住环境（历史建筑）关联紧密 |

四、总结与启示

本次调研通过对5名老年人与7名青年人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结合前期走访观察结果，得出聚焦社区中心公益性活动的代际参与差异及社区认同特征的以下结论：社区公益性活动的参与情况存在代际差异，但老年群体内部的参与选择情境与选择动机存在较强的个体差异。在社区认同方面，青年人更偏向一种“功能性认同”，并且对社区的认同感相对薄弱，而老年人偏向“情感联结”，社区与个人生活高度相关。社区中的代际互动机会较少，部分年轻人持开放态度，希望社区能提供这样的机会，而部分年轻人不愿意与老年人交流，但总体还是呈一个相对积极的状态。

社区凝聚力离不开公共生活的参与，社区中心的公益性集体活动作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未来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在活动宣传方面，增强网络曝光，拓宽青年人了解渠道，同时及时通过电话等形式直接通知老年人，并定期确认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而不是以年龄进行简单划分——在走访中发现存在年龄大于80、身体健康、有较强活动参与意愿但是社区基本不通知其去参与活动的情况，提高老年人的参与可能性；在活动设计方面，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如节假日等时间节点，可以多设计一些面向全体居民参与的活动，并在活动中涉及代际支持、代际互动的环节，还可以设计一些具有兴趣导向的活动，吸引年轻人加入形成“趣缘群体”；在活动反馈方面，可以给参加活动的成员根据不同的年龄层需求分别给予不同的参与奖励，如老年人给予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年轻人给予一些荣誉证书等等，用过简单的激励机制促进更多的社区居民在闲暇时间愿意参与到集体活动中来。

先有社区中心作为集体活动的场域，再有居民参与到活动中来，在活动中建立起良好和谐的邻里关系，推动不同代际的人群在社区中构建起集体记忆、建立起情感链条，或许能够帮助居民从对社区的“工具性”认知转化为真正的“家园”。

**参考文献：**

何立军，王家洁，刘伊琳，2024，《工具理性与社会认同：技术赋能下的社区参与式治理》，《社会科学版学报》第 3 期。

黎熙元，陈福平，2008，《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刘威，温暖，2024，《“组织化共益”：居民参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颜玉凡，叶南客，2019，《认同与参与 —— 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逻辑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张必春，2023，《“常青树” 路径：可行能力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附录：**

一、基本情况与居住背景

您今年多大年纪？老家是哪里的？目前在青岛路社区居住多久了？

您是租房还是买房住在这里？房屋来源是（如单位分房、自购、租赁等）？

目前和谁一起居住？日常生活主要安排是什么（如带孙辈、退休休闲、工作等）？

您之前的职业是什么？现在是否还在工作？

二、社区参与认知与实践

您了解社区会组织哪些活动吗（如文体活动、公益服务、议事会议等）？

您是否参加过社区活动？参与频率如何（如每周、每月、偶尔、从不）？

（若参加）主要参与哪些类型的活动？参与时的感受如何？

（若不参加）不参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时间冲突、活动不感兴趣、未收到通知等）？

社区会通过哪些方式通知您参与活动（如微信群、电话、上门告知、展板等）？

三、社区认知与情感联结

您平时与社区工作人员有接触吗？主要在什么情境下接触（如办事、活动通知、走访等）？对他们的工作满意吗？

您与社区里的邻居熟悉吗？平时会有哪些互动（如日常问候、互助、共同参加活动等）？

您觉得社区里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交往多吗？主要在什么情境下交流？

您与年轻人交流时，会聊些什么内容？感受如何？

您觉得年轻人参与社区活动少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您观察到社区里老年人和年轻人在社区事务参与上有哪些不同？（如关注的事务类型、参与方式等）

四、数字化时代的社区生活

您会使用智能手机吗？主要用它做什么（如微信沟通、支付、获取社区通知等）？

您是否加入了社区微信群？通过群聊能了解到社区的活动或通知吗？

如果在使用手机时遇到困难（如操作复杂、不会使用新功能），会向谁求助？

五、社区变化与未来期待

您觉得青岛路社区这些年有哪些变化（如环境、邻里关系、社区服务等）？

您认为社区在促进老年人与年轻人互动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对于社区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